

鲜为人知的太谷学派 遗书《归群词丛》

方宝川

1986年初，笔者与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组同仁在整理馆藏丛书目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太谷学派学人的词集——《归群词丛》（以下简称《词丛》）。是书凡四卷、线装四册，用毛边纸抄写，字体工整，正文半页七行，行二十一字，卷端题：“归群弟子彭城张德广敬辑。”未注明抄写年代及抄者姓名。各卷目录为：

卷一

龙川草余诗堂	太谷弟子李光炘撰
白石山房诗余	太谷弟子张积中撰
铁孟居士诗余	太谷弟子汪全泰撰
崇睦山房词	太谷弟子汪全德撰
归群草堂诗余	龙川弟子黄葆年撰
养蒙堂诗余	黄崖弟子朱渊撰
吴慕渠诗余	黄崖弟子吴载勳撰
赵鸣岐诗余	黄崖弟子赵宽撰
虞季升诗余	黄崖弟子虞从哲撰
张春崖诗余	黄崖弟子张春崖撰
素心女史诗余	黄崖弟子王素心撰

卷二

遂波词	龙川弟子谢逢源撰
井眉居诗余	龙川弟子高尔庚撰

卷三

点红轩词草 龙川弟子刘挹芬撰

卷四

天海词稿 龙川弟子赵永年撰

双桐书屋诗余 归群弟子李泰阶撰

求放心斋诗余 归群弟子刘孚京撰

味闲居士诗余 归群弟子刘超撰

止止居士诗余 归群弟子刘怀撰

翟伯衡诗余 归群弟子翟文谔撰

本文拟就太谷学派的遗书及福建师大图书馆藏《词丛》抄本等有关问题略作考述。

一、太谷学派及其遗书简况

太谷学派是清朝道光年间形成的一个以儒学为中心的民间学术派别，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有较大的影响，因创始人周太谷而得名。周太谷，名穀，字星垣，号太谷，别号崆峒子。太谷“初事福州韩子俞（仰瑜），南昌陈少华（一泉）。一泉宗佛氏之教，而仰瑜治老氏之学也。后谷入山修道成，而仰瑜、一泉更弃所学北面奉穀为师。”^①清道光年间，周太谷徙居扬州，开宗讲学，一时从游之盛，蔚为一家之言。又得真传弟子张积中、李光炘二人。张积中，字石琴，号子中，江苏仪征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张积中避兵山东肥城、长清之间的黄崖山，屏仗险阻，筑石山上，以其学授人，影响颇大，人称黄崖先生，门人称黄崖弟子。《山东军兴纪略》载，清同治五年（1866），山东巡抚阎敬铭以积中在黄崖山传布“邪教”，与捻军相呼应，纠众谋反为名，亲督大军进山剿洗。黄崖先生誓死不屈，全家举火自焚，弟子亦举火自焚，从殉者两千余人。此后，张氏一脉，几无传人。李光炘，字晴峰，一字平山，号群玉山人，江苏仪征人，积中之表

弟。因居龙川草堂讲学，世称龙川先生，弟子称龙川弟子。黄崖案后，龙川先生避祸江北，又开讲舍，阐明太谷之学，创立学派南宗。后派弟子蒋文田讲学泰州，承袭积中衣钵，发扬学派北宗。龙川没后，其弟子黄葆年和蒋文田等合学派南北二宗，在苏州葑门内十金街开一讲舍，共同讲学，并取龙川诗句：“牧马归群从此日，化龙池上好相将”之意，名讲舍为归群草堂，人称黄葆年为归群先生，弟子称归群弟子。归群草堂开学后不久，来学的归群弟子就居食于草堂及其附近的有百数十家。黄崖难后散失在各地门弟子手中的学派遣书此时又逐渐地重归于归群草堂。所以，归群之学应是太谷学派的复兴和发展。

由于太谷学派起自民间，又传于民间，历代学人的著作多口授笔录，仅供学派内部传道之用，行世刻本绝少。经过黄崖难后，学人韬潜避祸，著述更是矜秘深藏，不示外人。以致长期以来，不明真相者或深惜学派学人不著书立说，或哀叹所著遗书毁佚殆尽。其实，学派的遗书不仅有，而且还比较完整地保存到解放后。这主要是归功于归群弟子张德广。张德广，字令贻，安徽阜阳人。民国三年（1914），张德广正式拜从归群先生的门下，

“因念诸先德及我师各遗著，恒珍秘不易得见，其诸孤本，尤惧湮没”^②，于民国十三年（1924）开始，“矢志辑录，多方吁恳”，^③前后十年在归群草堂以搜集学派遣书为事，并以个人财力雇同学中贫寒弟子精抄、校对，终于辑成了《归群宝籍》六十种二百四十三卷。后又感到“先圣先贤遗著，未经辑订者尚众”^④，遂再度辗转咨求，从各处门弟子手中又汇辑了三十种六十四卷学派遣书，编成了《归群宝籍续编》，从而保存了学派遣书九十种三百零七卷。《归群宝籍》正续编辑成时，张德广曾分别编纂了《归群宝籍目录》和《归群宝籍续编目录》各一卷，后又合抄为归群宝籍全目。然而，张德广墨守师规，所编之书，亦深藏固柜，不示外人。直至1957年，福建师范学院刘蕙孙教授^⑤有感于

学派遣书若久存于学派门人手中，迟早会成为广陵散绝。遂以张德广生前向他的父亲归群弟子刘大绅提供的《归群宝籍目录》和《续编目录》为基础，并补充自家中所藏，撰写了《太谷学派的遗书》（以下简称《遗书》）一文，^⑥自太谷学派创立以来，第一次向学术界公布了学派的全部遗书书目。此后，学术界对太谷学派的遗书问题才有了初步的了解。

二、《归群词丛》抄本考略

查考《归群宝籍》正续编目录及《遗书》一文所公布的书目，均未见收录《词丛》。今笔者根据所知见的有关材料，对《词丛》一书的编成时间，外传原因，福建师大馆藏《词丛》抄本是属归群弟子原抄，或属外人传抄以及书中《素心女史诗余》的女作者素心的姓氏等有关问题，考略如下：

（一）张德广于《归群宝籍目录》和《续编目录》弁言中自称：《归群宝籍》编成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季冬，《归群宝籍续编》成书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孟冬。归群宝籍正续编辑成后，张德广仍感叹：“先圣先贤遗著，尚惧有所阙佚。敬冀同门诸子拾遗补阙，再事续辑，以饜学者之望，是又小子所祈祷以求之者也。”^⑦其继续竭力网罗丛残之心，显然可见。从正续编中均无收录《词丛》一书来看，当时《词丛》应该尚未辑成，故不及编入。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张德广去世。《词丛》既为张德广生前所辑，那么，其成书时间当在1935——1937年间。

（二）《遗书》一文说：张德广雇人抄书时，“用统一的纸张和统一的格式”，所抄之书“均精装精抄，行数字数与原本丝毫不变”。而福建师大馆藏《词丛》抄本和笔者经眼的刘蕙孙教授家藏的部分归群弟子当时原抄的遗书残本相比，其装帧、行款、字数都不相同。故笔者疑福建师大馆藏抄本非归群弟子原抄本。

《遗书》一文又说：“（张德广）雇同学中贫寒子弟钞写，前后十余年，经常有二三十人在家抄，钱不够，就卖田来充工料费。”张德广在《归群宝籍续编目录·弁言》中也自称：“凡正续编所费征辑、录校、楮墨、厨函、线装等用，都银币三千元。我母氏太夫人助四百，德纯弟助一百，室人方儒复脱簪饰助二百，姬人姚二复助五十，其阙者小子任之。”归群弟子邓邦述曾因此而赞曰：“吾尝坐君斋，楼居颇逼仄。图书架上存，缥帙照颜色。毁家为尊师，此义古难得。”^⑨张德广一生如此不遗余力雇人抄书，旨在搜集、保存学派遗书，因此他不会也不可能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雇人抄写其它与学派风马牛不相及的著作。

但是，与福建师大馆藏四册《词丛》抄本合并编目的还有《月波楼琴言》三卷一册、《秋水阁诗余》一卷一册。此四卷二册与《词丛》四卷四册的装帧、行款、字迹等均完全相同，无疑是出自一人之手，一次抄成。《月波楼琴言》，清陈其铨撰。清李长荣所辑《柳堂师友诗录·陈礼部集序》载：“陈其铨，字吾山，号棠溪，番禺人。道光丙戌（1826）进士，官礼部主事。……夙娴词律，兼通琴理，其词名《月波楼琴言》。主举城书院讲席，垂三十年，成就人材甚众。”《秋水阁诗余》，清瞿颀撰。《（重修）常昭合志》卷二十载：“瞿颀，字孚若，号菊亭，举人知酆都县。……喜为诗古文，兼善词曲，有《秋水阁古文》二卷，《秋水吟》二卷。”《（重修）酆都县志》卷四又说：“瞿颀，江苏昭文人，戊子举人，嘉庆十一年任酆都知县”。综上可知，陈其铨一生主羊城书院讲席，师事“柳堂”；瞿颀既在清嘉庆十一年（1806）以举人知酆都县，那么“戊子举人”的时间当是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其主要生活年代较太谷学派的活动时期为早。因此陈、瞿二氏与太谷之学可说是毫不相干。以福建师大馆藏六册抄本同出一人之手以及张德广不会也不可能再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雇人辑抄与学派无关的著作可证，福建师大

馆藏《词丛》抄本并非归群弟子的原抄本，而是由外人传抄的。福建师大图书馆在当初编目时，也因未辨太谷学派的源流，而误将陈、瞿二词集与《词丛》合为一书。

（三）福建师大馆藏《词丛》抄本原为福州林葆恒所藏，抄本卷端钤有：“切盒经眼”和“切盒老人六十以后力聚之书子孙保之”白文印章两方，扉页上有林葆年用朱笔所题的“辛巳二月十七日阅”八字。林葆恒，字子有，号切盒。一生嗜于诗文，尤擅倚声，曾撰《切盒诗钞》四卷，《濠溪渔唱》一卷，编《闽词征》六卷、《词综补遗》一百卷。其自编的《凤池林氏族谱》载：

“葆恒，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九日□时生。邑庠生，光绪癸巳恩科中式第十三名举人”。由此推知，林葆恒所题阅读这本六十岁以后力聚之书的“辛巳”年，即1941年。所以，林葆恒是在《词丛》编成之后至1941年间搜集到此抄的（即1935——1941年），时距成书年代未远。至于在太谷学派的著作一般不示外人的情况下，该书何以外传？这是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德广去世，归群草堂所藏的学派遗书转由当时在归群草堂主讲的黄葆年次子黄寿彭（字仲素）保管。苏沪沦陷后，黄仲素避难泰州，除随身携带了部分学派遗书外，其余尚留存在苏州的归群草堂旧址，由于局势动乱，所藏难免有所散失。《词丛》一书很可能就在此时散出草堂，被他人所得，识者又传抄之。据《凤池林氏族谱》载，林葆恒此时正寓居上海，所以有条件得到《词丛》抄本。林葆恒得到此抄后，视为稀见图书，故于藏书印上嘱：“子孙保之”。

（四）《素心女史诗余》署江都王素心著。笔者在刘蕙孙教授家中见过素心为其表舅吴载勳（慕渠）等四人的《松门坐月图》画卷亲笔书写的题识摄影照片，其落款则为：“甥女李素心呈稿”。素心又曾以李为姓，确信无疑。素心为什么同时使用了王、李二姓呢？谢逢源所编的《龙川夫子年谱》说过：李光圻的

从兄李和卿有“义女二，均王姓，江都人。长蓉裳，字周文卿（周太谷长孙），蚤寡；次素心，字吴友琴。皆随张先生（积中）山居，殉黄崖之难。”这说明素心原是江都人，姓王，后因被李和卿收为义女，故又以李为姓。然而，盛成教授与刘蕙孙教授通信论及此事时则认为：素心本来就是李和卿的亲生女儿，因素心是黄崖先生的高足女弟子，甚有名气，所以黄崖案后，李家为了免遭牵连，故意将她说成原是江都某王氏之女，以示与李家无血缘关系。另外，《龙川夫子年谱》中：“长蓉裳，字周文卿，蚤寡；次素心，字吴友琴”的记载和《山东军兴纪略》：“素馨（一作素心）本太谷孙妇，早寡；蓉裳适吴姓”的记载又恰恰相反。黄崖弟子吴载勳之孙吴吝白先生写《黄崖案的回忆》一文时，也只好说：“曾闻李素心、张静娟（字蓉裳）二女士，内中有一人是周太谷孙媳妇，”^⑨无法作出定论。

上述有关素心姓氏及世系等有关问题的各种说法，因目前尚未找到其它史料佐证，笔者亦不敢臆断，暂且存疑。

三、《归群词丛》的文献价值

《词丛》作为太谷学人的一部词集，从整体上看，其文学和史料价值并不甚高，但从某一侧面上看，却又具有着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一）长期以来，因太谷学派的遗书多未公之于众，造成了学术界对太谷学派的研究莫由问津，冷落萧疏，甚至连学派的主导思想，亦人言人殊，莫衷一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学派遗书是存是佚，无人知晓。由于《词丛》一书原就未被《归群宝籍》正续编目录及《遗书》一文所公布的书目所载，更可谓鲜为人知。今天，当沉睡了数十年的《词丛》抄本得以被重新发现，尽管它还不是反映学派思想观点的重要著作，但能以孤本或稀见本的身份，为研究太谷学派，特别是为研究太谷学派的

文学水平和修养而增添了新的材料，就已可显示其存在和被发现价值了。同时，随着《词丛》抄本的公之于众，若能引起国内外公私藏书者的重视，而进一步去钩稽、网罗学派遗书的话，那么对于深入、广泛地研究太谷学派，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如上所述，太谷学派起自民间，又传于民间，虽其统不绝，然一再惨遭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始终不敢公开发展，多是秘密传播。再加上学人不立名籍，其门人究竟有多少，至今尚难估计。据刘蕙孙教授认为，归群草堂的极盛时期，散居海内的弟子就曾达万余人，其中且多贤达之士。今从《词丛》所收录的作品或有关题词和序跋中，多少也可供查考每个作者与同学间或与学派以外的学人的社会关系及往来情况。例如：黄崖案后，绝大部分的黄崖弟子以身殉难，所剩无几，关于那些幸存的黄崖弟子日后的境遇如何，外界知情者甚少。从《词丛》中谢逢源的一首《菩萨蛮》引序：“赵君鸣岐将归彭城，同人饯于永康寺，为填此解赠之。时己亥（1899）重九前一日也”。以及赵永年的一首《水调歌头·赠别玉川先生》，即可略知，黄崖弟子赵鸣岐和朱玉川（渊）当属黄崖劫难的幸存者，他们于难后仍然保持着与龙川弟子们比较密切的往来。再如：刘大猷、刘大骅在为其父刘梦莲（挹芬）《点红轩词草》题跋中云：“（吾父）足迹遍吴楚，交游皆名士。如常熟许氏，江阴吴氏，皆算友也；如顾山王馨湖、方蔚莪，莲水刘梦华，真州程青岳，丹徒包素人，皆诗词友也；如海陵蒋子明，丹阳谢石溪，真州赵明湖，皆道友也”。他们之间，或为之作序，或为之题词，或相互唱和，可谓交往甚密。这不能不说是进一步稽考学派人物与外界学人关系的重要线索之一。

（三）对于太谷学派来说，黄崖教案可算是其发展历史中最为惨痛的一页。然而，这部辑有二十个学人，共有四百多首作品的《词丛》，其中除去写在黄崖案前的少部分外，虽大多数系写

愁绪或寄慨之词，却极少有反映这段痛史的作品，这显然也是为了免遭牵连。《词丛》中仅黄崖弟子虞从哲作于黄崖案后三年的《台城路·己巳重阳怀旧》，是全书唯见的一首此类作品。其词曰：

征衫尘渍叹飘零，又到重阳佳节。情绪如斯，江山未改，满目凄凉秋色。离忧难说。记听雨西窗，寻诗南陌。回首魂惊，旧游处苔荒烟灭。咏归应余断碣，是谁登咏啸，起弄霜月。叠石歌残，竹林社冷，剩有一身飘泊。坐失青年，任双鸦作雪。

从内容上看，此词显然是对黄崖劫难述怀寄慨之情。作者以感时伤事的笔调，点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表达了当时黄崖门人的共同思想感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至于全书中各首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以及作者的文学修养、内心情趣等等，均有待于太谷学派的研究者们去作综合的探讨。

注：

①金天翮《皖志列传稿》卷六《周穀传》。

②③张德广：《归群宝籍目录·弁言》。

④⑤张德广：《归群宝籍续编目录·弁言》。

⑤刘蕙孙教授是清末著名学者、《老残游记》的作者、龙川高足弟子刘鹗的嫡孙。刘蕙孙教授因家庭与太谷学派有着很深的关系，童而习闻学派学说，又数十年研读学派遗书，家藏学派遗书及有关文献资料颇多。

⑥《福建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2期。

⑧张德广《归群宝籍目录》末附《纪诗》。

⑨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